死人算計活人

《三國演義》裏雖有「既生瑜，何生亮」之說，但瑜亮較量基本一邊倒。司馬懿才是諸葛亮的畢生之敵，兩人頗有些惺惺相惜。直到諸葛亮殞命五丈原，還命人製作了自己的木刻假人安放在四輪車上，嚇得司馬懿丟盔棄甲。這就是「死諸葛嚇走生仲達」。

唐代也有一則死人算計活人的故事。唐鄭處誨《明皇雜錄》記載，姚崇與張說都是盛唐名臣，但釁隙甚深。開元九年，張說因征討突厥有功，官拜宰輔。此時，姚崇已退居二線，一病不起。

姚家幾個兒子性情頑劣，姚崇深以為憂，臨死吩咐：「我死後，張丞相礙於同僚關係，一定會來弔唁。到時可將我平生的寶帶、重器，羅列帳前。如果張說逕走不看，你們就趕快準備逃命。如果張說觀看，就不必擔心了。立即將這些寶物送給張說，當作酬勞，請他為我寫神道碑。提前準備好碑石，一旦他寫好，馬上鐫刻立碑。張說之後必然反悔，來索回碑文，到時就告訴他已經鐫刻完畢，並且已奏報皇帝了。」

姚崇死後，張說前來祭拜，看到寶物，再三流連。姚家連忙按照姚崇生前吩咐一一行事。張說收到寶物，很快就寫成碑文，辭藻斐然。過了幾天，張說果然又派人來索要碑文，聲稱前文不甚周密，欲重為刪改。一切皆不出姚崇所料，姚家也依計搪塞回絕。張說又悔又氣：「死姚崇猶能算生張說，吾今知才之不及也遠矣。」

諸葛亮和姚崇棋高一着，將身後之事部署精妙，原因就在於將對手的性格弱點琢磨透徹。司馬懿生性多疑，奸猾猜忌。而張說為人貪財好物，且行事急躁，思考問題不夠周全。故而姚崇先以寶物誘惑，令其迅速上套；復施以連環計，堵其後路。等到張說醒悟，悔之晚矣。姚崇位列唐代四大名相，信有因也。

瓜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從軟盤到雲盤

一張關於三點五寸軟盤的淘寶問答截圖，讓很多人唏噓不已，起因是有人看到圖後問：「這不是保存的圖標嗎？這東西也有手辦？」看到這個段子，我下意識地點開「我的電腦」，這才發現「三點三寸軟盤（A：）」這個提示不知什麼時候已經不存在了。

時間過得真快啊！不久前，我似乎還在用軟盤存文檔。一眨眼，它已悄悄離場，「後浪」們都不認識它了。這真是：軟盤歸來人不識，驚問手辦你是誰？不過，軟盤雖已謝幕，空位依然留了下來，今天電腦磁盤的序列還是從「C」開始，彷彿是對歲月的紀念，也像人的那塊尾椎骨。

軟盤誕生於一九六〇年代，在沒有U盤的年代，誰家沒幾個軟盤呢。軟盤容量是小，但話說回來，在它稱雄的那會兒，需要拷貝的文件也不大。U盤肚量可就大多了。後來的移動硬盤，存儲空間更是大得嚇人。我有時心中犯嘀咕，一個人有那麼多需要保存的東西嗎？不過，大容量畢竟更受歡迎。我們誰都知道卧眠七尺的道理，但誰又不羨慕豪宅呢？此乃人之常情也。

等到「雲盤」出現，存儲更加方便，而且有了空前的穩定性。隨着時光的沖刷，紙片會發黃、變脆、破損，軟盤、U盤、磁盤哪個也無法規避不能讀取的擔憂，然而，歲月損折的魔咒，對「雲盤」卻似乎失效了。不過，各家都有難念的經。「雲盤」的問題在於，它不在使用者手裏。拿存錢打個比方，軟盤、U盤或磁盤，類似於把鈔票鎖進自家抽屜，而「雲盤」是存進了銀行。我們需要付出另一種信任。

對銀行的信任，本質上是對現代金融體系的信任；對「雲盤」的信任，骨子裏是對網絡時代的信任。而信任，對個體而言，或是道德自律，對社會來講，則需各方深度互嵌，如同榫和卯咬合在一起，誰也別鬆口，否則一拍兩散，屋倒樓塌。從「軟盤」到「雲盤」，留下了我們深度捲入網絡時代的印跡，也告訴人們當好榫卯的道理。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沿途的風景

每天返工放工都搭這架全程大概四十分鐘的巴士。可能是清晨起床太早，晚上放工又太累，每次上車之後不到五分鐘就必定會沉沉睡去，再醒來時已是快到目的地。突然意識到自己的認知中，只有起點和終點，而這兩點之間的路程如何，我從未看到過。昨天，我告訴自己，今天早上的這程巴士一定不能睡着，要看看沿途的風景。

剛開始一段有些沉悶：巴士還在家的附近兜兜轉轉，看到的都是兩邊熟悉的屋苑和道路——或許每次睡着就是在這個階段。很快巴士轉上高速公路，兩邊就開始新鮮了——這裏是哪裏？原來離家不遠居然有這麼大的公園？這個街市我怎麼從來沒來過？轉過一個彎，吐露港毫無防備地出現在視野之中，雖是清晨，但已是陽光普照，陽光之下的吐露港居然有着如此攝人心魄的魅力！回頭看了看同車的乘客，他們一如之前的我，早已睡得香甜，不是窗外的景色不動人，應是日復一日的工作太磨人。

我不禁想，同樣的車，同樣的吐露港，如果車上不是我們這一群人，而是一群來自國外的遊客，他們第一次面對這樣的無限風光，一定會驚呼不已，拿出手機一頓狂拍。用這樣「抽離」視角，試着代入觀光客的身份，車水馬龍的街道，步履匆匆的行人，五光十色的招牌……原來在熟悉的街道中隱藏着一個「全新」的香港。

日復一日的見慣不慣，遮住了我們欣賞身邊之美的雙眼；百物騰貴的生活壓力，又耗去了我們發掘城市之美的閒情逸致……香港真的是一座「寶藏都市」，稍許挖掘就能滿載而歸。不要將自己的生活簡化得只剩下兩點一線，抬起頭，看看沿途的風景。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五見報

鮮花與牛糞

和我交往的人，有的很避忌我的職業，怕把他們寫到我的文字中，對個人經歷常常守口如瓶。

有一次玩得興致高了，有個女士脫口而出：我可不說那麼多，就怕你把我們寫進小說呢！她現在在異國生活得富足愜意，聚會時還愛穿個少女裝，大概是想補償一下剛出國時生活艱難而失去的歲月儀容。

也有例外的，竟會把自己的隱私和盤托出。我是太會聊天還是對方太樂於和人分享那些私事？抑或是壓抑後的噴發？還是對陌生才可交付的信任？我沒能分析清楚。但我就是這樣聽到了某陌生女士和香港富豪的一段往事。

她不是香港人，當年來香港找機會登大銀幕。圈中有「拉皮條」的把她介紹給一名好色的香港富豪。這富豪常吹噓自己睡過多少多少女人。最近報出的數字是一萬多。

某年到台灣領一個電影劇本獎，剛住下主辦方告知另一位得獎者已從美國到了。過了一會就有人來敲門，進來的是一名看着很安靜的女子，白淨，大眼睛，長得不算驚艷，但耐看，二十歲左右時一定很水靈。

我們沒怎麼客氣就坐下來聊天，她說話也很安靜，動作很少。但她很快就提到了她在香港的日子，以及與這名富豪的交往。

他對她似乎很細心，二人過得似乎很浪漫。當描述他帶她坐遊艇出海，風吹拂着他的頭髮時，不同於她外表的激情盡現，還很有畫面感。我一邊聽，一邊猜度她向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傾訴故事的動機。

領獎後我們各自東西，沒再聽到過她的信息。她就像是個天外來客，特地來給我講個故事，然後神秘地消失了。

每有這個香港富豪的新聞，我就自然想起那個大眼睛的女子。她就是那些曾陪睡過的女子之一。也算是朵鮮花，卻插到了牛糞上。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孤城有淚

大文豪雨果於十九世紀撰寫的長篇小說《悲慘世界》，原本的法語標題意指「悲慘的人們」，翻譯成中文後有不同名稱，常見的包括《孤星淚》。既是暢銷小說，自然會被改編成不同的表演形式，為人熟悉的是舞台音樂劇，長年在世界各地巡迴演出；電視或電影亦不例外，將音樂劇拍攝成電影的版本亦具水準，既保留原著神采，亦具舞台光芒。

小說描述的世界到底有多悲慘？我最深印象的是妓女芳婷，她為了養活女兒，不惜賣掉自己的頭髮、牙齒，最終仍要孤苦離世。故事中有好人，當然亦有惡人，彼此都同活在困苦的世界，備受壓迫。

近期香港公演法國電影《孤城淚》，原來的外語名稱與《悲慘世界》相同。導演或許是借題發揮，但故事亦語帶雙關。法國雖是先進國家，但社會狀況千瘡百孔，部分人民的生活不見得如意。《孤》的主線角色可分為兩組：警察與基層民眾，這與《悲》小說其中一條主線，即曾犯罪的尚萬強被頑強的警察賈維爾追捕，有着異曲同工的戲劇效果。

《孤》述說着現代法國的真實情況。三人反罪惡警察小隊每天在社區巡邏，維持治安。他們長期面對着小數族群、黑道小混混和邊緣青年，致令身心俱疲，壓力爆滿。某天發生了一宗偷竊事件，警察小隊為了社區安寧，於是周旋於各個社群當中，希望息事寧人，但其後仍然難以服眾，社會暴亂一觸即發……

電影描繪的角色各有個性，例如小隊的暴戾警長，亦有正義不苛的隊員；社區裏唯利是圖的黑幫頭目，亦有改邪歸正的慣犯。其實這就是社會眾生相，粵語所謂的「一樣米養百樣人」。世間很多好人好事，但亦必有少量惡人惡行，警察和民眾之間只要互相尊重，在守法的情況之下，彼此定可安樂共存。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抗疫食品」

父親讓母親給他買了兩箱香辣牛肉麵，還非要「大食桶」不可，因為嫌普通裝的麵條太少，吃着不過癮。以往母親覺得即食麵添加劑、防腐劑太多，不健康，家裏從來不買。這次他提出要求，是用了「抗疫」的名頭，說萬一食品供應不足，即食麵能救急，甚至引用微信帖子，稱即食麵在緊急狀態下價值堪比「黃金」。我懷疑他是為解饞找藉口。

新冠疫情嚴重時，各種「抗疫秘方」層出不窮。同胞們素來堅信「民以食為天」，自然不會忽視吃食的作用。母親的老同學曾推薦將麻油滴入鼻腔防疫。這可能不算「吃飯抗疫」的正確姿勢，但大家對傳染病專家鍾南山一日三餐都吃啥莫名關心是真的。還有專家因推薦抗疫食品踩了雷。張文宏某次提到，家長在非常時期應重視孩子的營養，杜絕垃圾食品，加強蛋白質的攝取，建議孩子「早上吃雞蛋，喝牛奶，千萬別喝粥」。誰知捅了馬蜂窩，竟被某些人罵為「崇洋媚外」。

聽到這個新聞，我起初以為是惡搞。因為哪怕認為張醫生說得不科學，不全面，也沒必要人身攻擊。後來再一想，成為「網紅」本身就蘊藏着巨大危機。當張醫生被讚為「醫學界的李佳琦」時，大家是真心敬佩他的專業素養、職業道德？還是只將他視為又一個念念有詞「哦麥噶，買它，買它」，娛樂大眾的帶貨主播？

美國人戲稱：每天吃大蒜，不管能否消滅新冠病毒，至少能讓人退避三舍，保持社交距離。食品抗疫靠不靠譜不好說，但盲目攻擊或迷信專家恐怕都是有害無益。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浪子回頭》

作為倫勃朗最受歡迎的畫作之一，《浪子回頭》是諸多評論家所公認的畫家最偉大的作品。這幅在他去世前一年完成的宗教題材巨製取材於聖經《新約—路加福音》，描繪了一個不孝子在外揮霍掉父親給予的家業後返鄉跪求老父寬恕的瞬間。畫家選擇用私密的氛圍來呈現老父原諒其子的溫情一幕，並以最擅用的明暗對照法以一束自上而下的光源照亮了畫中的三位主角：剃了光頭的次子被年邁的父親彎腰摟在懷中，右側台階上雙手緊握面色凝重的則是始終相伴老人左右的長子。他對父親的作法頗有微詞，而後者則選擇了接納和寬恕。暗色背景中的幾人則成為了這一感人場景的見證者。

倫勃朗對這段聖經原文有着極強的觸動，留下了數幅同主題蝕刻板畫。對於當時信奉新教的荷蘭而言，教堂中沒有祭壇畫，也鮮有人委約巨幅宗教題材作品。畫家臨終前這幅真人大小的巨製是在毫無委約的情況下完成的，這也反映出他藝術創作的心之所向。

對於倫勃朗而言，肖像畫是生意，宗教畫是生命。《浪子回頭》將他畢生最擅長的兩種繪畫題材「雙劍合璧」，在極其簡約的背景下僅憑藉光影明暗便營造出契合聖經原文的動人瞬間。畫中的人物面容和服飾細節仍反映出畫家對描繪事物質感的敏銳和天賦，但晚年的他已摒棄了對外表華麗的修飾，實現了從逼真到傳神的藝術昇華，並早已超越了時代。成熟的畫風、厚重的色彩和戲劇化的光影營造出深刻的精神感染力；老年喪子、家破人亡的他彷彿從聖經原文中找到了救贖和解脫。在無數西方藝術家繪製的同題材名作中，倫勃朗此作是最能和觀者產生共鳴的。堪稱畫家「天鵝之歌」的《浪子回頭》所傳遞出的關於親情、仁慈、寬恕的普世價值觀雖取材於天主教，實則已超越了宗教的範疇。肯尼斯・克拉克爵士甚至宣稱「那些在聖彼得堡親眼目睹過原作的人會說這是史上最偉大的畫作，這是可以原諒的。」

（影響西方藝術史的百幅油畫名作）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浪中間

公司的九〇後越來越多了。當老闆們一邊慨嘆自己也曾經年輕過，一邊決定要用一定的形式把這些九〇後樹苗引導起來，讓他們既能長得更快，又不至於旁逸斜出。於是，公司成立了青年聯合會。

聯合會，重在聯合。公司的中層以七〇後居多，八〇後鳳毛麟角，尚未來到舞台中央，而九〇後就已然開始對舞台虎視眈眈了。我在青年聯合會謀了一份差事：要把公司裏五〇後的期待、六〇後的經驗、七〇後的幹勁，形成方向的指引、行動的指南，帶動八〇後、九〇後更勇猛地前進。

七〇後的老闆們耳提面命：「要把青年人發動起來，做點健康、有益、積極向上的事。」九〇後的小鮮肉各種挑剔：「青年人的節奏，能不能更有朝氣一點！」與我一樣八〇後的同僚們忍俊不禁：「我們入職的那陣，每天放工回家，跟家裏人常說的話是，哎呀，今天有哪些小細節沒做好，把老闆惹不高興了。而現在的小孩子，放工回家，往往是沒好氣地說，哼，今天老闆又惹我不高興了！」

疫情當下，青聯會打算為公司三千多名青年員工策劃一場線上進行的卡拉OK大賽。為了把活動辦得符合九〇後的口味，我專門讓幾個平日裏比較活躍的九〇後智多星做方案的初稿。而我，則在他們做方案的過程中，不斷地代表八〇後提出一些疑問，然後又為他們的方案送到七〇後手中審批時如何能順利過關而操心。我發現，九〇後們的出發點更多的是「怎樣才能更好玩，更有趣」、「怎樣才能更快捷」，而作為閱歷稍豐富的前輩們更關心「有怎樣的風險」。

那日放工，電梯間一鮮肉講電話：「那個卡拉OK的方案，前浪們同意啦。」好吧，前浪在上，後浪在湧，我在浪中間，自得其樂。

負暄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